

近日，当代著名艺术史家陈传席教授莅临羊城参加“2022南国书香节”相关活动，与读者分享即将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再版的代表作《六朝画论研究》之写作心得。

他还利用在羊城停留的时间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广东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《绘冠南天——粤藏宋元书画特展》，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
传世之作应符合四大标准

羊城晚报：本次您的《六朝画论研究》再版在即。可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特点吗？

陈传席：《六朝画论研究》是我对魏晋时期顾恺之、王微、宗炳、谢赫、姚最等人画论详尽、细致的解读文本。这本书虽以“画论研究”为题，但不是画论研究的专题论文的汇编，而是系统论述了六朝时期重要画家、画论家的重要绘画理论与美学思想，全面呈现了中国画理论诞生、变化、发展的完整脉络。其中，我特别点校注译了宗炳《画山水序》、顾恺之《论画》、谢赫《古画品录》等。

我认为，顾恺之在《论画》中的“传神论”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基本理论，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，为历代美术史所重视。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提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和品评标准，无疑这种专业评说绘画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。《画山水序》为第一篇山水画理论著作，宗炳阐述山水画“澄怀观道”、“卧游”、“畅神”的功能。这些都非常重要。

羊城晚报：在经典画论和美术史中，何为好的艺术？

陈传席：我曾经给美术史上哪些美术家的作品能够传世定了四条标准：

第一条是技术和功力。没有技术，一切都不要谈。李白、杜甫文化修养再高，他们没有技术也不能画画。很多画家讨厌讲技术，喜欢谈学术，但没有技术何来学术？功力是技术的升华，升华当中又需要文化，没文化也是升华不了的。

第二条是独创和鲜明特色。独创和鲜明特色有一些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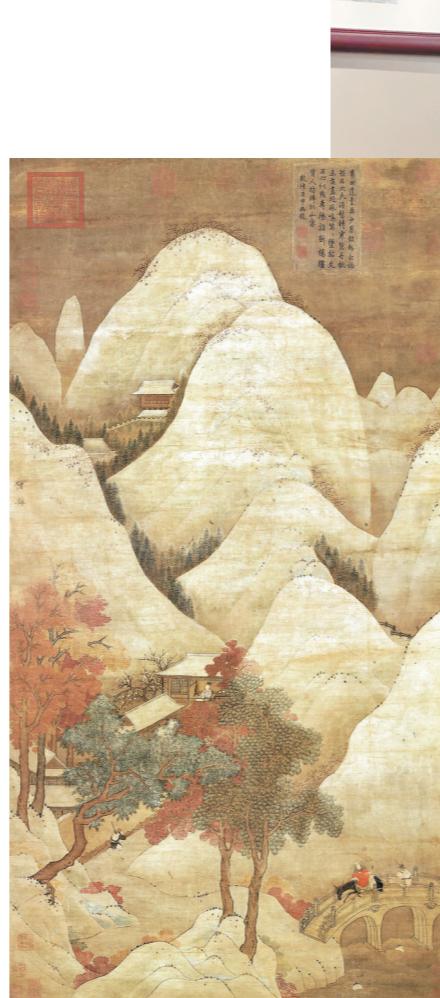


陈传席：广东绘画要发达多学习古代传统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



(梁) 张僧繇《雪山红树图》



陈传席

江苏徐州睢宁人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现兼任中国民大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。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，马来亚大学、拉曼大学教授。

出版学术著作《六朝画论研究》(大陆版、台湾版共24版)、《中国山水画史》(23版)、《悔晚斋臆语》(21版)等60余部，并有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。发表学术文章近千篇，同时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杂记、译文等百余篇，并出版个人画册《陈传席画集》等。

时代的大家应有“正大气象”

羊城晚报：这对今天艺术创作从高原到高峰迈进有什么启示和经验？

陈传席：绘画光画传统也不行，除了以上的四个特点，其实还有三个特色，包括民族特色、时代特色、个人特色。四个条件中包括独创性和显著特色，而时代特色就在显著特色中。

现代和古代不一样，现代还画古代的就不行，画家需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。广东绘画在这一点上做得还可以，很多作品都跟时代紧密相关。了解这个时代，但是如果脱离了传统，又会很浅薄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借鉴西方的形式，画出现代的绘画，这才能画出好画，三者缺一

不可。

羊城晚报：在艺术史家的眼中，如何看待主流艺术和边缘艺术？

陈传席：主流艺术之所以为主流，因为这批画在某一时期受欣赏、有新意，边缘艺术不见得有新意，可能还是传统那一套，仅仅是画家内心情感的表达。

边缘艺术中还有一种小特色艺术，很多人画自己的小特色，但不可以成为大家。比如关良画的戏剧人物，但关良很难成为大家。当然，这种小特色也有人欣赏，不能完全叫边缘。代表一个时代的大家，那还是要大气派的，就像我曾提出的得有“正大气象”。

书法的本质不需要太认真

羊城晚报：最近您去参观了广东省博物馆的《绘冠南天——粤藏宋元书画特展》，如何评价？

陈传席：这个专题性展览效果很好，严格来说它也不只是一个专题。展览前半部分墨龙图，最早是北宋画家陈容画的《墨龙图》，是真迹，后面还放了明清画家画的龙，可以作为比较。

后半部分展出的是与广东有关的艺术。我跟博物馆建议，应该继续充实这一块。以前地方志多记载两种人，一是乡贤，出生于本地或祖籍是本地的杰出人物；二是寓贤，指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居住过。比如林则徐，就属于寓贤。林则徐的书法好，文采也好，展览里如果能加上他就更加丰富了。

“绘冠南天”里面展出了白玉蟾的书法作品。我很早就听说过白玉蟾，但一直没见过他的真迹，这次有幸见到了。白玉蟾在以前的大画家心中地位很高，“扬州八怪”的金冬心就说他的画就是学白玉蟾的，明清很多大家也说学自白玉蟾。我在展览现场看到他的书法非常潇洒，很

要警惕“画传统却不懂传统”

羊城晚报：近年广东十分注重对于地域文化的梳理，您觉得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？

陈传席：一是让大家知道广东美术的力量还是很雄厚的，有一些东西可以看。二是展现广东艺术的地方特色。各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，广东的突出特色就是岭南派的“折衷中西”。第三是激励后来者，看了前人留下来的作品，后人也会想创造更好的作品。广东绘画要想发达，也要研究古代传统、多看古代传统。广东的传统相对薄弱，不妨越过本来的一些师承关系，直接向宋代绘画学习。

羊城晚报：岭南文化被认为具有开放性，但艺术上可能还要更多向传统学习？

陈传席：岭南画派提出的“折衷中西”是有道理的，其实就是借鉴西方的东西，画出自己的风格来。但“折衷中西”缺少点主体意识，最后得出来是“中”还

自然，符合他作为道教宗师的身份和思想。

很多大家写字是为了成名而写，写得过于认真。白玉蟾书法就不一样，写出来很潇洒，这应该提倡，因为书法的本质不需要太认真，过于认真就变成“写字”了。

羊城晚报：清代中期以来，广东人开始了对宋元艺术的成规模收藏，这产生了什么作用？

陈传席：在没有看到好画的时候，想画出好画是很困难的。中国六法论之一“传移模写”指的就是临摹作品。外国人的油画其实也是从临摹开始的。一开始大家都临摹过别人，在临摹中才能学到传统技法，技法到手后，才能表述自身的思想。

比如南海人吴荣光的收藏，就是以中原艺术为主。因为中国艺术传统最早在中原出现，其次是江南传统，就这两个源头。江南传统来源于中原，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，又与江南土壤结合之后有新的改变。北方是雄浑、深沉、雄大，江南是柔弱、飘逸、潇洒。这都构成了岭南艺术的源头。

要警惕“画传统却不懂传统”

羊城晚报：近年广东十分注重对于地域文化的梳理，您觉得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？

陈传席：一是让大家知道广东美术的力量还是很雄厚的，有一些东西可以看。二是展现广东艺术的地方特色。各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，广东的突出特色就是岭南派的“折衷中西”。第三是激励后来者，看了前人留下来的作品，后人也会想创造更好的作品。广东绘画要想发达，也要研究古代传统、多看古代传统。广东的传统相对薄弱，不妨越过本来的一些师承关系，直接向宋代绘画学习。

羊城晚报：岭南文化被认为具有开放性，但艺术上可能还要更多向传统学习？

陈传席：岭南画派提出的“折衷中西”是有道理的，其实就是借鉴西方的东西，画出自己的风格来。但“折衷中西”缺少点主体意识，最后得出来是“中”还

是“西”呢？我认同洋为中用，把西方的养分拿来为我们所用，看哪个先进就发展哪个。比如我们要发展广东文化，首先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相当先进的，要借鉴传统文化；西方有它先进的地方，我们也可以借鉴。

当代画家对传统要有正确的认识，理解能力非常重要。理解能力不仅限于绘画，在各个方面都是。理解能力达到什么地步，绘画就达到什么地步。现在中国画家懂传统的太少了，经常是画传统却不懂传统，因此对传统的东西还得好好研究一下。

在我看来，广东以黄般若为代表的几位画家对传统的研究还是很有成就的，但与中原的画家相比还是差了点。这不紧，后面可以追上。晋代以前江南也没有有名家，后来他们的研究才慢慢赶上来。现在的广东绘画还是很了不起，要继续把传统研究下去，也适当吸收，将来是能出大家的。

广东出版 A7

文学编辑需培养深厚的文学素养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一名优秀的文学编辑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

周思仪：编辑需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是责任心，其次是学习力。出版业是实业，业精于勤，文学文化类题材涉及范围广，文学、哲学、艺术、历史……编辑要对作者、读者和市场负责，就必须都要有所涉猎，培养深厚的文学素养必然辅以巨大的阅读量。

编辑又是一个成长积累型的职业。“人生何处不是书”，从事文学编辑以来，每当没有头绪的时候，就喜欢去楼下书店逛逛找灵感。近些年最大的感受是营销方式日新月异，而编辑技能需紧随其后不断更新。行业细分使之对编辑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了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心中，李娟是一个怎样的作家，在沟通和交往中，李娟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？

周思仪：李娟是我们最重要

的作者之一，其作品也是近年集全社之力推广打造的名家产品线。花城社和李娟老师合作的渊源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余年前，她在周报开设专栏时期。正因前辈编辑的眼光和坚持，多年后项目终于落地。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自2017年出版问世，荣获“中华优秀出版物”“中国好书”“鲁迅文学奖”等三项国家级大奖及广东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省市级奖项，入选数不清的图书榜单推荐。

几年间，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陆续走向海外，出版了英文版、韩文版、阿拉伯文版、土耳其文版、繁体中文版等，俄罗斯文版也即将面世，另有有声书、电子书等全面开花。这些都成为花城社与作者良好合作的开端。李娟老师为人真诚、坦诚，对待文字亦是极其认真、精益求精的，故她的作品能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考验，能一版再版，拥有长久生命力。

不断拓宽原创文学的衍生空间

羊城晚报：花城社在不少文学爱好者心中已是“文艺”的代名词。在您看来，该如何打造叫好又叫座的文学原创精品？做原创文学的难点在何处？

周思仪：原创文学作品对庞大的教辅市场，规模相对较小，其市场困境也一目了然。但是出版品味与价值兼具的文学艺术作品，体现文化的传承作用和价值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，是花城文学编辑责无旁贷的使命。

在周思仪看来，图书出版还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把握好思想导向和艺术取向，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、文化内涵、艺术价值，引领文学风尚，让文质兼美的作品浸润人心。她说：“此外，还需要主动与读者建立联系，明确目标受众，同时做好作者服务与读者服务。”

式和内容开发，探寻新的发展途径，力求年轻化和大众化，将图书营销与市场热点紧密结合。如今，我们的编辑团队不断有年轻血液加入，大家在碰撞中贴近Z世代读者的阅读趣味。

羊城晚报：纸质书面临Z世代需求减少的困境，是否考虑通过数字化出版等方式转型升级？

周思仪：纸质书出版与数字出版并行不悖，互相促进，皆为优质内容提供不同的表达形式。今年可谓纸质出版的“特装本元年”，市场上对定制版、精致的纸质出版物，读本衍生品如游戏盒等增强体验感与参与度的图书产品，持乐观欢迎的态度。

以花城社为例，《羊城十二时辰》《当罪恶在摇篮中》的图书周边礼盒众筹，目标达成率均在500%以上；《语文之境》等融合出版物在知识产权交易所挂牌。配置的二维码，读者扫码后可以收获定制视频、音频、互动游戏、社群服务，还有机会与作者互动。数字出版如火如荼，遍地开花的播客、直播课程，当下热门的数字藏品，都是我们未来媒体转型、融合发展必要的尝试。

周思仪：深耕原创文学 拥抱数字出版

[访谈]



始终保持着文学的先锋与在场

收录70后、80后、90后作家创作的“锐·小说”，是花城社打造的原创文学品牌，集中做一个当代中国新锐作家作品大展，力争呈现和保有当代文学的先锋性，表现和记录中国人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心路历程和时光流转，以求勾勒中国小说创作的轨迹和亮点。“维系和培养青年作者，为他们的成长提供空间和土壤，是专业文艺出版社的职责所在。”周思仪说。

近年来，花城社在原创文学出版版块有所坚守，亦有所突破：以《花城》《随笔》两个重磅文学期刊为旗帜，整合、挖掘优秀作者资源、选题资源、版权资源、人才资源、渠道资源、营销资源和大数据信息资源，建设线上线下融合的阅读空间，建设作者、读者、编辑共同交流、对话的精神家园，推



花城“锐·小说”系列中80后作家作品

周思仪告诉记者，“锐·小说”丛书自2015年上市，当属国内最早形成规模、保有素质地推出中青年小说家作品的书系，至今已出版19部，共计18位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——徐则臣、田耳、蔡东、王威廉、双雪涛、马金莲……已成为当前小说创作的熠熠星光。

“我所在的文化编辑室，过去叫文化艺术编辑室，前编辑曾出版过沈昌文等名家大作，有其来路与传承。在我，既需继承发扬文化属性，更需不断开拓创新，拥抱市场。”周思仪说。

2022年，花城出版社新出版的《羊道》三部曲，李娟著

《羊道》三部曲，李娟著